

汉英名词性领属结构语序格局的差异及成因： 认知定势与相关变量的合作及竞争机制*

陈 忠

提要 基于“天人合一、主客和合”价值取向的“客体导向、背衬优先”认知定势,塑造出汉语背衬前置于显体的主导语序,这跟领属结构中高可别度成分要求前置的倾向和谐一致,形成诸变量统一支持背衬前置的单一化名词性领属结构的语序格局。源自古希腊的“人是度量万物的尺度”价值取向的“自我中心、显体目标优先”认知定势,形成英语背衬后置于显体的主导语序,这跟名词性领属结构中高可及度、高可别度的背衬成分要求前置的倾向冲突,彼此争夺前置权,形成名词性领属结构逆序并存的格局。本文归纳并解释了 of 结构跟与之逆序的's 结构能否互换的条件,还发现汉语背衬优先认知定势与其他变量在领属结构前置权竞争中合作多于竞争,而英语显体优先认知定势与其他变量的前置权竞争中竞争压倒合作,导致汉英领属结构主导语序及语序格局的不对称。

关键词 背衬优先认知定势;显体目标优先认知定势;概念化顺序;可及度;转喻指别度

一 汉、英领属结构主导语序不对称格局

汉语的名词性领属关系由定中结构表达,领有者前置是唯一语序。汉语的定中结构既可以表达领属关系,也可以表达非领属的定中关系。汉语定语前置是主导、优势语序。英语的 of 结构可以表达领属和非领属不同的语义关系,但英语's 属格仅表达领属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英语的属格所对应的汉语未必是领属关系。对比下面英语两种领属结构的语序及其跟汉语的差异:

- | | |
|-------------------------|------------|
| (1)a. The film's hero | a'.这部电影的英雄 |
| b. The hero of the film | b'.这部电影的英雄 |
| (2)a. China's economy | a'.中国的经济 |
| b. the economy of China | b'.中国的经济 |
| (3)a. today's newspaper | a'.今天的报纸 |

作者简介:陈忠,男,山东烟台人,博士,澳门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句法学、认知语言学、跨文化认知方式对比,电邮:chenzhongat@163.com。

* 本文根据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承蒙袁毓林教授、徐杰教授的帮助,在此深表谢忱。本研究由澳门大学资助“汉英法语认知定势制约下的概念化途径及语序竞争探索”(档案编号:MYRG2022-00050-FAH)。

- | | |
|---|-------------|
| b. * the newspaper of today | b'. 今天的报纸 |
| (4)a. *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s' impact | a'. 技术变化的影响 |
| b.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s | b'. 技术变化的影响 |

以上4组英语领属结构中,'s领属结构和of结构语序相反,合格度也相应不同,但's领属结构的使用受到的限制多于of结构,of结构属于英语领属结构的主导语序。与之对应的汉语,虽然未必都属于领属关系,但都是定语前置于中心语的定中结构,语序都跟英语of结构相反。可见,汉英领属结构的主导语序呈现逆序对应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印欧语领属结构都跟汉语主导语序逆序对应,而汉语领属结构只有单一语序。这究竟纯属偶然,还是背后存在某种理据?为何汉英领属结构主导语序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汉英各自的主导语序的认知基础。

例(1)–(4)中的领属特征逐次降低。实际上,名词性领属关系和普通定中关系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领属结构和定中结构在认知功能上有如下共同点:前后两项之间都存在“参照—目标”指别性关联。有鉴于此,本文讨论的名词性领属结构语序,既涉及狭义领属关系(徐杰2008),也会涉及广义的领属关系乃至非领属的定中结构语序,但重点讨论领属结构语序。

二 制约汉、英主导语序的认知方式

作为制约汉英语序的主要因素之一,背衬(ground)和显体(figure)之间存在“参照—目标”的功能分工。以往的汉英语序对比研究发现,汉、英偏正短语、小句及偏正复句之间存在较为整齐的逆序对应现象(刘宁生1995;沈家煊1996;刘礼进、骆欢2016)。Talmy(2000:320–322)研究发现,英语中从句对应着背衬,主句对应着显体,违反这一对应规律需要付出语法标记作为代价。

从功能分工看,领属结构借由领有者作为背衬提供的参照范围,搜寻相关显体目标——被领有者。如“The film's hero”中“hero”是搜索的目标,“film”为“hero”的定位提供参照范围。

从句法分布顺序看,英语以中心成分亦即显体前置于修饰成分作为主导语序,体现在领属结构中,被领有者充当中心成分的显体前置于领有者充当的背衬,符合其主导语序,如例(1b)。但是,汉语领属结构语序与之相反,而英语例(1a)中的's领属结构以及由物主代词充当领有者的背衬却跟汉语主导语序一样前置于被领有者充当的显体,类似的现象也出现于法语(黄雪莲2019)、葡萄牙语、德语中。因此,上述语言的领属结构都存在主导语序跟汉语相反的背影前置或后置于显体两种语序并存的格局。

汉英领属结构主导语序的差异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既然背衬—显体认知原理建立在人类普遍的心理基础之上,那么汉、英在理论上应该都遵循背衬—显体之间的“参照—目标”概念化途径安排组织语序,为什么会形成汉、英领属结构单一语序和多语序的不对应格局呢?

在领属结构中,领有者的独立性高于被领有者,因为领有者可以拥有或转让被领有者而不能相反。根据Talmy(2000:316)的研究,独立性越高,越适合充当背衬。Langacker(2008:84)认为,概念化本质上是一个心理关联过程。要确认一个指称“目标”,就要建立与该目标的某种心理联系,这需要借助一个参照体才能实现。概念化遵循参照体先于目标的顺序,背衬作为参照优先充当先行成分。根据上述原理,无论汉语还是英语,参照体先于目标的顺序是概念化的自然顺序。而事实却是,of领属结构中领有者作为背衬偏偏后置,违背了概念化顺序,却

符合英语背衬后置的主导语序；’s 领属结构中领有者作为背衬前置，符合概念化顺序，却违背英语背衬后置的主导语序。这种概念化顺序和基于显体优先前置认知定势的主导语序之间的冲突，必然带来’s 属格和 of 领属结构的竞争，随着语言内、外变量的变化而带来不稳定性，呈现出’s 领属结构和 of 领属结构使用频率上的波动。尽管如此，某些条件下 of 领属和’s 领属还可以彼此替换，如例(1)。既然 of 领属比’s 领属更符合英语背衬后置的主导语序，那么 Langacker(2008)的概念化认知原理就不是制约英语主导语序的充分、唯一条件。譬如，法语中领有者为人称代词时前置于核心名词；而领有者为名词时却后置于核心名词。葡萄牙语中，第一、第二人称代词领有者可前置于核心名词，第三人称代词以及名词领有者后置于核心名词。

英、法、葡、德语领属结构的主导语序跟汉语的主导语序相反，原因何在？本文探索制约汉英领属结构的认知方式跟概念化顺序及可别度等变量之间的前置权竞争和压制、反压制机制，揭示汉英领属结构主导语序格局差异的条件和动因。

三 领属结构中“背衬—显体”与可别度竞争语序主导权

人类的认知过程将认知对象分解为“背衬”和“显体”两部分。显体是有待于识别的目标，背衬为确定显体目标提供领属、属性、起点、目的、途径、条件上的参照。(Talmy 2000:311—329)

“背衬—显体”的分工构成主从结构语序的认知基础：修饰成分为中心成分提供参照而充当背衬，中心成分作为认知目标而充当显体。但是，背衬和显体在汉语和英语中的语法地位不同，导致各自主导语序的不同。汉语以背衬前置为主导语序，英语以背衬后置为主导语序，但英语也存在’s 属属和物主代词背衬前置结构。我们将一种语言文化所采用的优势、主导的认知方式称为“认知定势”。

为何汉英领属结构呈现出单、双逆序对应格局？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跟背衬—显体争夺主导语序的有哪些变量参与？其次，背衬前置或者后置作为领属结构的主导语序，会给领属结构带来哪些影响？

在领属关系中，借助背衬提供的领有者参照信息，建立起跟目标显体(被领有者)的“参照—目标”心理联系。然而，这仅是制约领属关系表征顺序的众多因素之一，还有其他变量参与语序前置权的竞争。

Taylor(1994)认为，作为参照体要有较高的可及度。可及度高的概念有利于为目标显体的识别提供有效的参照和提示信息，建立起跟目标之间的心理联系。可及度越高，越适合充当参照背衬。

从可及性原理看，汉语和英语的理想语序是参照背衬前置于目标显体成分，除非受到其他强大竞争对手的挑战。然而，高可及度的背衬优先前置的要求，跟英语显体前置的认知定势发生冲突，因此，英语显体前置的 of 结构背衬和显体之间必然存在争夺前置权的竞争，在这种不稳定的语序中，一旦背衬的可及度指标提升了其前置的竞争力，必然导致背衬取代显体而前置，使得’s 属属或物主代词夺回其前置位置。

影响背衬、显体前置或后置的因素，除了可及度之外，还有其他制约因素。可别度越高越容易被识别，越倾向于在组合中前置。由于可及度和可别度正相关，为行文简捷，下文的“可别度”也包含可及度。如果一个集合内部个体成员各自拥有自己的名称，其可别度高于那些没有

被命名的个体成员。以类名指称的个体的可别度低于以个体名字指称的个体。拥有独一无二的名字的国家、城市、机构、山川等事物,尽管生命度低,可别度却高于那些缺乏个体名字的事物。生命度尽管影响可别度,但并非唯一变量。不同类型的名词性成分可别度、生命度等级(陈忠2020)排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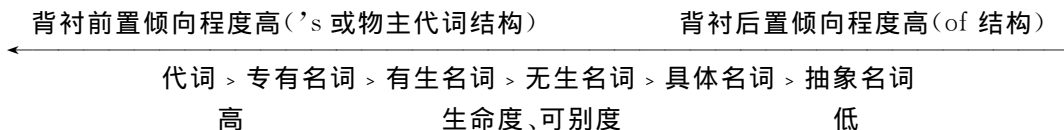


图1 生命度、可别度等级及其前置竞争力

上述等级序列显示,领有者成分前置跟生命度、可别度有关。越靠近左侧,采用's 属格或物主代词领属结构越自由,限制条件越少,越靠近右侧,越倾向于采用 of 结构。

英语's 属格结构中前置的成分,大多是有生名词充当的背衬。如果显体也是有生名词,背衬和显体的生命度、可别度都高,of 结构和's 领属、物主代词之间彼此替换较为自由。例如:

(5)a. the mother of the baby. b. the baby's mother. c. his/ her mother.

baby 和 mother 的生命度和可别度都很高,因此都可以前置,互换位置后也都符合前置的条件,因此其组合顺序是可逆的。逆序的自由,体现出可别度、生命度对显体—背衬设置的主导语序常规限制的超越。例(4)中无生名词充当背衬,其生命度、可别度都低,所以无法进入's 领属,但 of 领属结构对背衬的生命度、可别度都没有限制,所以允许进入 of 领属结构,这就是例(4b)的合格度高于例(4a)的原因。

与此形成对比,汉语“背衬优先”的认知定势跟概念化顺序、生命度、可及度、可别度要求前置的诉求一致,联手竞争前置权,压倒、排除了领属结构中心成分前置权的竞争,确保了名词性领属结构单一语序格局的长期稳定。

在“领属关系”中,显体对背衬的依赖程度越高,进入's 属格的合格度越高,反之则合格度低。换言之,'s 属格的领属意义限制了其使用范围。而 of 结构不但可以表达领属关系,而且还可以表达“整体—部分”等关系,因此 of 结构的使用范围远大于's 属格。例如:

(6)China's coastline/ territory

(7)*China's climate

“China”作为“coastline”(海岸线)、“territory”(领土)的划分依据而构成领属关系,China 可前置于它们构成合格的's 属格,因为国家可以转喻指别其领土、海岸线。领土按照国家划分,而气候不按国家来划分,也不可能被某个国家单独拥有,无法被国家转喻指别,所以例(7)合格度低于例(6)。但是,China's climate policy 中 policy 充当了中心成分,policy(政策)按照国家划分,提升了构成's 属格的合格度。由于 of 结构对显体和背衬之间的语义关系限制低于's 属格,所以合格度低的例(7)可以转换为合格的 of 结构“climate of China”。

根据以上分析,英语领属结构中,背衬能否前置,不仅取决于生命度单一变量,如果背衬用于区别和指称显体的依据而构成领属关系,仍可满足's 属格的要求进入's 属格而背离英语常规语序。英语领属结构中背衬的生命度、转喻指别处于跷跷板的一端(袁毓林 2014a, 2014b),以 of 结构为代表的显体位于另一端,如果背衬的前置竞争力度压倒显体,则背衬就可前置形成's 属格或物主代词领属结构;如果跷跷板两端双方势均力敌,那么显体前置的 of 结构与背衬前置的's 结构的语序就自由可逆,如例(1)(2)。这就解释了 of 结构跟与之逆序的's

结构能否互换的条件。

工业革命之前,各种现象可以简单地分为“生命体(领有)一非生命体(被领有)”的“领有一被领有”关系。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后,各种公司等拥有领属关系的实体迅速增加,大量新产生的无生命实体,也能够为密切相关的事物提供有效的指别依据,以背衬转喻显体的认知模式不断扩张,越来越多地采用's 属格来表征“背衬—显体”关系,'s 领属的使用率持续呈现上升趋势(Hinrichs & Szmrecsanyi 2007; Rosenbach 2002)。尽管如此,'s 属格的使用主要限于领属关系,of 结构的使用范围和能产性均大于's 属格,因此's 属格的总体使用率仍无法超越 of 领属结构。

可见,语序前置的竞争指数不仅受到语言内部变量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外部变量的影响。换言之,语言内部或外部的变量发生变化,会波及认知定势的竞争力,从而撬动's 属格和 of 领属天平向其中的一方倾斜,显示出认知定势与语序之间的内在互动和关联。

那么,英语名词性领属结构两种语序是如何形成的?语言内、外哪些因素引导、制约了英语领属语序的演化方向?

四 英语属格去屈折化向分析型介词结构演化形成主导语序

中古前期英语综合语特征明显,语序较为自由松散。随着屈折形态逐渐合并、脱落,英语从语序较为自由松散的综合语逐渐向更加偏重分析的语序严格的语言转型(Baugh & Cable 1951:60-83,110-130)。

在演化过程中,英语语序演化受到法语的影响。法语属格经历了去屈折化过程,演化形成“中心词+修饰词”的主导语序,率先完成属格向显体优先的介词结构分析手段的演变,只保留下代词领有者前置的残留语序。被领有者作为中心成分前置的主导语序对应着法语的“显体优先”认知方式,基于显体优先认知方式的被领有者前置的属格主导语序,对于英语领属语序的演化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概念化顺序要求修饰成分背衬前置,并利用一切机会联合可别度等盟友争夺前置权,而受到法语影响的中心语作为显体前置的 of 结构在显体优先认知定势的支持下,前置竞争力对领有者前置的's 属格概念化顺序形成压制,导致中心语前置的显体优先语法标记 of 结构后来居上,成为英语领属结构的主导语序。

英语领属语序演化,跟属格两种去屈折化机制的演变有关。一种是日耳曼语属格去屈折化模式,词尾脱离承担变格的中心词;另一种是罗曼语模式的属格词尾消失,转而以介词作为替代形式行使属格的语法功能(鲁方昕 2014)。诺曼征服促使英语 of 领属结构由弱到强不断扩张,屈折属格的使用范围受到挤压,仅限于有生名词领有者等狭小范围。

然而,无论是法语、葡萄牙语、德语还是英语,演化了两千多年,都没有彻底放弃被边缘化的领有者前置的属格语序,根本原因在于领有者后置的介词领属结构扭曲了概念化的自然顺序,两种相反语序并存,折射出显体优先认知定势跟概念化及其盟友生命度、可别度之间压制、反压制的博弈与妥协。

五 汉、英“认知定势主导语序”和谐律

介词 of 的使用,不仅填补了屈折形态衰落造成的名词性领属主从关系区别度下降的空白,而且介词 of 所联系的被领有者作为中心成分显体前置,确保了英语显体优先的主导语序,

从而建立起认知定势和主导语序之间和谐一致的格局。这就是为何英语数百年来,领属结构的主导语序一直以显体优先的认知定势确立的 of 结构中心语作为显体前置的原因,这也解释了显体优先的主导语序能够从领属扩展至非领属的复杂定中结构的深层原因。英语名词性领属结构演化的路径,一方面满足了屈折形态向分析手段转移的自身演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顺应显体优先认知定势跟主导语序之间保持和谐一致而做出的历史性优先选择。语言的演化并非完全任意和偶然,而是在认知定势和其他竞争对手博弈的夹缝中,寻求最佳方案并做出符合整体发展方向的选择。

显体目标优先的认知定势自从 of 结构普及之后,始终压制's 属格,导致二者的使用频率在不同语体、不同历史时期尽管呈现出一定波动,但's 属格一直难以反弹破局。然而,显体前置扭曲了概念化的自然顺序,毕竟是不稳定的扭曲型主导语序,导致背衬伺机争夺前置权。葡萄牙语、法语、德语等领属结构主导语序跟逆序并存,动因跟英语类似,只是各自的逆序范围略有差异。如葡萄牙语第一、二人称代词领有者前置,第三人称代词及其他领有者后置。究其原因,第一、二人称代词指代的交际双方在语境中出现,可别度高于不出现的第三方,提升了前置权竞争力。投射到语序上,第一、二人称代词领有者前置比第三人称代词自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汉语领属结构中背衬前置于显体,满足了背衬向显体提供参照提示的概念化顺序要求,同时也跟高可别度成分前置的认知原理和谐一致,这种缺乏竞争的概念化机制,为汉语名词性领属结构单一语序数千年长期稳定提供了保障。

汉语名词性领属结构语序单一,对定中结构语序格局的主要影响,是汉语将定语前置作为主导语序,一些貌似“后置”的定语,视为前置定语更加合理。根据徐光烈(1993)的分析,“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貌似“定语后置”,即“邯郸绝好善舞之诸姬”,然而历史事实否定了这种解释。徐文认为,这是一种范围做定语前置的特殊定中结构。“马之千里者”犹言“马里头那种能日行千里的马”。

(8)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司马迁《史记·吕不韦传》)

(9)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韩愈《马说》)

(10)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

定语包括多种类型,比较常见的是属性定语,为中心语提供属性参照,如例(11b)。还有一种范围定语,将定语所指的范围从总体缩小到局部乃至个体,这两类定语在汉语各个时期都倾向于前置。

属性定语以某种属性为参照来确定中心语的所指,定语和中心语所指对象的数量彼此相等。而范围定语通过缩小中心语的所指范围来区分、确定对象的外延,因此中心语的所指对象少于定语。指称数量上的多、寡不同,导致两种定中结构中心语所指的外延不一定等同,导致中心语所指为单数的范围定语在语义上不能变换为属性定语,定语和中心语变换位置后,定中结构所指的数量未必是单数。这就是例(8)定语、中心语变换位置后数量出现差异的原因所在。因此,范围定语所指对象的数量是减少到少量还是单一对象,需要依靠语境来辨析,如例(8)(9)(10)。

现代汉语中貌似后置的定语,大多属于范围定语前置。范围定语通过范围从大到小的缩小过程,明示所指对象范围的确定过程,产生渐次扫描式指示的语用效果。这就是为何范围定语大多出现于法律法规和公文条例等正式语体的原因。例如:

(11)a1.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者

a2.应届毕业生之符合条件者

a3.应届毕业生中符合条件者

b.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

如果说例(11)a1 究竟属于定语前置还是后置模棱两可,那么 a2、a3 范围定语前置的特征明确无疑。而跟 a1 保持同义的 a2、a3 通过在 a1 的“毕业生”后加上“之”或“中”而来,a1 跟 a2、a3 属于语义、句法同构。既然 a2、a3 是范围定语前置,那么 a1 自然也是范围定语前置。

范围定语通过范围从大到小的缩小过程来确定中心语所指;属性定语以某种属性来确定中心语。这就是为什么例(11)a 跟 b 虽然意思基本相同,但语序带来的语用效果不同的根本原因。

现代汉语中还有一部分所谓后置的定语,在句法功能上,与其视为定语,不如视为谓语更加自然、合理,而谓语本来就以后置于主语为常规语序。例如:

(12)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朱自清《春》)

众所周知,汉语一方面排斥较长的定语,另一方面倾向于将较长的定语转化为谓语,形成后续的流水谓语结构。分别对比例(12)和(13)以及例(14)和(15)的语感:

(13)嫩嫩的、绿绿的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

(14)贾母见雪雁甚小,一团孩子气……。(《红楼梦》第三回)

(15)贾母见一团孩子气的雪雁甚小……。

例(13)的两个定语修饰“小草”,显然不如例(12)将其后置为流水式谓语更符合汉语化整为零的流水句传统。例(14)视为流水式述谓结构,比视为定语后置更加合理,也比例(15)的定中结构更加符合汉语的语感。以上对比说明,例(12)(14)中貌似“后置”的描写性定语,视为后续谓语成分更加合乎汉语的语感。可见,汉语确保定语背衬前置、避免定语后置的认知定势,在语感中也有一定的反映。所谓汉语定语后置的观点,似乎是立足于印欧语的眼光和语感来分析汉语所致。

汉语的定中结构修饰成分前置,跟汉语名词性领属结构数千年来一直保持领有者前置的单一语序格局保持一致。这跟英、法、德、葡等印欧语形成鲜明对比。

领属结构的语序由谁主导,取决于语序竞争对手之间的力量对比。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显体优先的认知定势,一方面扶持充当显体的中心语前置,另一方面压制充当背衬的定语迫使其后置,而概念化顺序联手可别度竭力反压制竞争前置权。这种不可调和的压制、反压制的语序前置权竞争机制,导致印欧语领属结构的主导语序大都存在例外。另一方面,英语概念化顺序在语序竞争中的反压制也在局部获得成功。例如英语为避免中心语右侧修饰成分过多,降低短时记忆负担,将形容词、名词性修饰成分前置(陈忠 2020)。正是诸多变量之间前置权竞争力的变动性在语言之间呈现出的种种差异,导致绝大多数语言的主导语序都难以整齐划一,造成不同语言之间的同类规则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格局。而认知定势对语序的影响机制的跨语言差异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背衬和显体的不同地位带来的语言之间认知定势的差异,加剧了语言规则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参差不齐,这也是为何即便是相同的 VO 或 OV 型的语言,各自的偏正结构总是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差异的原因之一。譬如,汉语跟日语、韩国语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然而,却共同拥有修饰语前置的语序。既然认知定势的类型影响到语序,那么以往忽视认知定势对语序造成的影响,能否准确地显示一种语言的类型学面貌,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譬如,汉语一方

面部分符合 VO 型特征,同时又部分符合 OV 型特征,似乎违背类型学语序规律,这实际上是背衬优先的认知定势造成的领属结构等定语前置在语序上的体现。

英语属格的主导语序跟概念化顺序处于扭曲关系。这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概念化遵循背衬先于显体的顺序建立在人类普遍的心理基础之上,为何英语属格违背这一自然的认知表征顺序,而形成显体优先的主导语序呢?

语言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并受到植根于文化土壤的认知定势的诱导(陈忠 2021)。源于古希腊的“人是度量万物的尺度”的哲学观,塑造了英语显体优先的认知定势;“天人合一、主客和合”的哲学基础,塑造出汉语“客体导向、背衬优先”的认知定势,并影响着语序的竞争和演化的方向。语序的类型学差异,根源于认知定势主导下的诸多变量联手压制与反压制竞争机制,各方联盟竞争力的强弱,在语序上体现为汉英领属结构主导语序的逆序对应。从这个意义来说,语序是认知方式跟其他变量在前置权竞争中有条件地妥协的产物。“认知—文化—语言”三者互动机制揭示出语序的常规及例外的条件及动因。

汉英认知定势及其竞争格局的差异,带来各自名词性领属结构语序格局的差异,扩展至领属关系以外的定中结构命名格式。譬如,英语的高校名称“X University”及“University of X”两种组织顺序并存,而汉语的高校名称则只有单一的组织顺序,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英语高校采取哪一种格式命名,不仅要跟同样拥有 X 的其他校名的格式保持有效区别,而且要避免 of 结构产生“院校为私人所拥有”的含义。

认知定势的差异除了对汉英以领属为代表的定中结构的语序产生制约,是否也对汉英论元的分布带来影响?这一问题容另行讨论。

参考文献

- 陈 忠 2020 汉英语序组织的变量竞争与调适机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6 期。
- 陈 忠 2021 汉英时间方向概念化路径的差异对比——从认知定势到文化的哲学理念,《当代语言学》第 2 期。
- 黄雪莲 2019 浅析法语名词性领属结构的类型学特征,《山西青年》第 10 期。
- 刘礼进、骆欢 2016 汉英空间语言参照系表达对比研究,《当代外语研究》第 1 期。
- 刘宁生 1995 汉语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及其在语序类型学上的意义,《中国语文》第 2 期。
- 鲁方昕 2014 英语属格的演变——两种去屈折化,《现代语言学》第 4 期。
- 沈家煊 1996 英汉对比语法三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 徐光烈 1993 对文言“定语后置”说的质疑与检讨,《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徐 杰 2008 领有名词的提升移位与多项名词性结构的切分方向,《当代语言学》第 3 期。
- 袁毓林 2014a “怀疑”的意义引申机制和语义识解策略,《语言研究》第 3 期。
- 袁毓林 2014b 概念驱动和句法制导的语句构成和意义识解——以“白、白白(地)”句的语义解释为例,《中国语文》第 5 期。
- Baugh, Albert C. & Thomas Cable 1951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Hinrichs, Lars & Benedikt Szmrecsanyi 2007 Recent changes in the function and frequency of Standard English genitive constructions;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tagged corpora.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3): 437-474.
- Langacker, Ronald 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ach, Anette 2002 *Genitive Variation in English: Conceptual Factors i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tudies.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s a Cognitive Semant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Taylor, John R. 1994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ding of possessor nomi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5 (3): 201–242.

Deferring consonant or competitive mechanism between cognitive style and other variables underlying Chinese and English nominal possessive word order

CHEN Zh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ese philosophic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Oneness of Man and Nature, the Chinese object-oriented ground-preference cognitive style gives rise to the ground-preference Chinese dominant word order that places ground prior to figure in nominal genitive structure. This word order keeps in consistence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placing the component with higher accessibility or higher identifiability prior to those with lower ones. Consequently, Chinese nominal possessive structure has only one unitary structural order with all variables in a congenial relationship in word order arrangement.

By contrast, in light of ego-centric value orientation based on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philosophy, the English figure-preference cognitive style gives rise to the dominant word order of placing figure ahead of ground in nominal genitive structure. This not only conflicts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placing the constitute with higher accessibility or higher identifiability prior to those with lower ones, but also brings about competition for the prior position of nominal possessive structure between possessor as ground and possessee as figure.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as below: First, the transposable condition of *of*-possessive and 's-possessive; second, in the competition of Chinese ground-preference cognitive style with other variables for prior position of possessive construction, Chinese genitive construction manifests more consonance than competitiveness, while English manifests more competitiveness than consonance in its figure-preference cognitive style with other variables. This results in the asymmetry of dominant word order and layout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genitive constructions.

Keywords ground-preference cognitive style; figure-preference cognitive style; conceptualization ordering; accessibility

(陈 忠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 高晓虹)